

文化多樣性與全球視野下的客家文化

楊聰榮(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客座助理教授)

發表於 2003 年全國客家文化會議。台北，2002 年 12 月 13-17 日 全球客家文化會議〈文化多樣性與全球視野下的客家文化〉

客家人的文化多樣性

談到文化多樣性與客家文化，很自然想起我在海外各地從事華裔研究或是生活時所接觸到的客家人。當我在十年前去到夏威夷的東西中心 (East West Center) 做研究時，就在當地華人教會中遇到幾位客家人，我當時正在閱讀有關夏威夷的華人的相關著作，很快地我就發現，書本上的知識遠遠跟不上生活世界中的真實情況。這些頻繁互動的客家人之中，有來了夏威夷好幾代的華裔，有台灣的小留學生在當地長大，有馬來西亞怡保來的。我是研究華裔問題的，很自然地與這些朋友分別談談他們的家世，發現這些幾代在夏威夷生根的客家人，有祖上直接由華南來的，也有由印尼加里曼丹來的，也有從其他太平洋島來的。同一段時間，有幾位客家朋友有了生活上的變動，有找到新工作去了美國本土及新加坡，有因婚姻關係去了日本，也有因為依親等因素而去了澳洲及紐西蘭。

我對客家人文化多樣性的體會的確是先由生活經驗開始，往後就開始留意這方面的情况。然而上述這些情况，其實也還不脫來自華南的華人移民變遷歷史。我個人隨著轉到不同地區從事研究，各地華人接觸得多了，才慢慢體會到在文化多樣性方面，客家人果然是個中翹楚。我在紐西蘭遇到從事農業的華人，原來是來自台灣的客家人。我在澳洲東海岸的偏遠小鎮遇到同時會講印尼語與廣東話的客家人，原是東帝汶的華人，曾經在澳門讀過書，也會講葡萄牙語和東帝汶本地的帖通(tetum)。我也在香港見過印度來的客家人，因為會講印地語及烏都語，曾在北京長時期擔任這兩種語言的廣播員，後來到香港來從事銀行業。其他各種不同的人生經驗，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在這裡提這些經驗是很有幫助，我個人從中學習很多，其重要性不亞於從書本上學到的，或是參加客家研討會的心得。我的心得是，書本上對客家的討論已經為數不少，最近這幾年的客家學會議也累積了很多論文，然而如果放眼全球，有關客家人經驗的研究還祇是摸到象腳而已，距離全象的理解還差得很遠。客家人是

歷史上華南各族裔從海外發展分布最廣的一支，遠到非洲的模里西斯，南亞的加爾喀達，印尼的北蘇門答臘，西加里曼丹，東馬的沙巴，界於太平洋與亞洲之間的東帝汶，以及遠到東太平洋的大溪地，都是客家人的勢力範圍。在文化多樣性方面，客家人的表現最為突出。

客家文化多樣性的全球視野

我們可以說，文化多樣性是全球客家的特性之一，是客家族群最能全球化時代提供貢獻之處。很可惜的是，在過去，討論客家文化，或是討論客家公共政策，並不特別強調文化多樣性。我認為這是缺乏全球視野的關係。

過去不少客家研究是以溯源方式來思考問題，討論客從那裡來的問題，這種討論方式很容易忽略文化多樣性的面向。其實客去了那裡，情況如何，也是同等重要的問題。同時過去研究以文史資料的發掘為主，相對而言，對於不同地區的客家社群從事訪問調查的機會較少，田野研究不足，因此也對文化多樣性的問題認識不清。除了溯源思考，以及缺乏田野研究，最重要的困難是，傳統上客家研究比較侷限一隅，缺乏全球視野，少有要到各地研究的企圖。

在全球化來臨的時代，由客家人的文化多樣性來談全球視野最為合適。全球化的定義很多，各有不同，有特指國際金融所形成的全球市場，也有泛指各地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地球村。如果由移民史的角度來看，華人移民是各離散裔群(Diaspora)中分布較廣的一支，而客家移民是又是華人移民中分布較廣的一支，故歷史上有「華僑中的華僑」之稱。從這個角度來看，客家移民的全球化開始甚早，據點極多，互動頻繁，維持各地族裔團體的聯繫。以現代的眼光看，是華南各族裔中最強調全球意識者，君不見至今為止，祇有客家人能持續舉行全球社團代表大會或壠親大會。

換一個角度來說，全球化將客家人各地聚落的缺點化成了優點。過去客家人在許多地方並非人數上的優勢，必須接受其他族裔的標準或其文化，反而因為是少數而較團結，強調互相扶持。然而全球化所帶來的是不同的視野，不再以一地的人數多寡來衡量優勢，反而是與各地的聯繫成為最重要的優點。過去客家人因為族裔勢力不強，祇好強調教育，以專業人士為主，無法打入傳統被壟斷的商業管道，現在全球化的經濟型態是強調知識經濟，須要有更強的知識背景做基礎，正是客家專業人士可以發揮的場域。過去客家人被迫要學習各地的優勢語言及主流文化，形成多語與多文化的特質，現在全球化強調文化多元的優勢，正是客家人所擁有的特質。

這裡所要強調的是思惟方式須要調整，不必拘泥傳統對客家人或客家文化的特定

論述及思惟方式。而調整思惟的方法很容易，祇要將眼光放開，放眼全球即可。當目前台灣大家爭取本地文化的地位時，不妨有另一種思考，如果客家人能做好全球戰略，那麼客家人的全球性格將是對台灣本土化最大的貢獻。而全球客家的文化多樣性，就是打開狹窄視野的利器。

文化多樣性對客家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很自然地令我們想到生態保育的生物多樣性的觀念，研究指出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具有直接的關聯。保存生物多樣性是在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的考慮下，是一般人很容易即可接受的價值，物種滅絕是我們不樂意見到的，因此即使付出代價，也要設法將生物復育做好。但是我們過去的價值體系對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強調不夠，以致於民眾對文化多樣性不能欣賞，在這種條件下，要保存客家文化或是語言，就會有很大的困難。

保存客家文化或語言，最大的敵人不是任何一種優勢語言，也不是任何一個優勢族群，而是文化多樣性的反面。文化多樣性的反面為何，是文化單一性的追求。客家人必須在這個地方有清楚的立場，否則努力的方向失焦，反而耗損能量。文化單一性是強大的對手，其來源有現代國家致力標準化的粗暴，中國大一統傳統的無知，工商社會追求效率的庸俗，優勢族群自我中心主義的輕率等等，必須集中力量，對準目標。以客家在各地都居於少數的情況，沒有分清楚敵人何在，致力改變追求單一性的思惟方式，成功的機會就會大打折扣。

改變追求單一性的價值觀，建立肯定文化多樣性的價值觀，最重要的利器仍是多樣態的客家群裔文化。我們必須以知識為前導，如前所述，以全球視野來突顯客家族群的文化多樣性，建立對各地客家文化遺產的知識內容，應該是首要的工作。建立全球客家的知識內容，以確立客家文化與文化多樣性的直接聯繫，以凸顯早在客家移民經歷中已經表現出來的全球性格。

其次，我們應用不同的角度來重新解釋歷史，強化客家文化的多元論述。以客家對異族的態度為例，過去為了追求客家血統的純正，對於客家對異族的容忍態度，採取了否定的態度。然而所謂的血統純正仍是單一性的思考，是過去受到其他優勢族群的污蔑後的反彈。現在大家對於文化包容性的肯定，大可不必堅持這種莫須有的老土觀念。換一個角度來說，客家人對異族的態度比較包容，在原鄉如此，在海外也是如此。由於客家人經常能深入窮鄉避壤，因此與原鄉的畬族，西加里曼丹的達雅族，澳洲的原住民，夏威夷的各族等等都有比較密切的關係。以多樣性的角度來說，客家人移民經驗，正是在生物多樣性較發達的地區發展出文化多樣性，以全球的觀點來看，文化樣態比其他華南族裔要豐富得多。

文化多樣性與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要能處理文化多樣性，制定政策與執行政策的機制必須是來自成熟的管理文化，換而言之，這是關於治理素質的問題。特別涉及全球化視野下的文化多樣性，此時公共政策就涉及全球治理的問題，那麼狹隘的世界觀將是對治理素質最大的傷害。

我們以過去的僑務政策為對照，來說明涉及全球治理的困難。由於世界各國各有其特殊性，而華人移民該國各有其歷史，在當地所建立社群型態以及與當地各界的互動關係又各自不同，按理而言應該有一套收集各地最新狀況的知識管道。然而直到現在，仍然缺乏一個基本的知識管道。由於缺乏與各地的資訊互動，祇能透過早期的人事關係所建立的系統，最後成為僵化的一套系統，難以因應時代變化而調整。當學術界早已從早年的華僑研究，轉為華人研究，進而華裔研究。隨著華人移民史的變遷與華人社區的變化，新的架構與概念不變推陳出新，而僑務政策仍是建基在傳統上強調政治認同的架構上。也因此客家如果要建立全球視野，卻難以利用過去的基礎，祇能從頭開始。

我曾經分別使用過中文、日文與大英國協對於東南亞各地情況的檔案資料，深深覺得能否以知識為基礎來做為制訂政策的依據，層次與境界都差別很大，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海峽兩岸的政府，在利用知識來制訂政策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政策能否細膩，並且合於需求，取決於對各地資料的準確掌握。我個人對於目前政府委托學術界所從事有關海外地區的政策研究之普遍印象，是缺乏實地考察資料，很多都是在研究室中產生，對各地的情況掌握不足。

對於客家公共政策而言，能否邁向具有全球化視野的政策走向，對於文化多樣性的掌握能力，致為關鍵。這裡的文化多樣性不僅是包括客家文化本身的多樣性，也包含了客家社群所居處的社會之文化多樣性。同時如何與這些多樣態的客家文化互動，產生合度而有機的關係，則必須要有更細緻的操作，這就有賴於執行公共政策的人，具有治理與容忍文化多樣性的素質。

結語

由族裔文化的發展與保存來說，文化多樣性本身即是價值與目的。對於一個歷史上移居世界各地的族裔來說，文化多樣性是社會現實，也成為族裔整體的資產。文化多樣性同時是個觀照點，對於狹隘的族群觀念可以產生許多啟發。對客家文化而言，文化多樣性的強調尤其重要，用以對付保存客家文化最大的敵人，即文化上追求單一性的傾向。如何以客家文化多樣性的現實與資產，推行人類諸多文明之文化多樣性的價值與目的，是客家群裔現階段應致力的重要課題。

過去客家文化未能提昇到公共政策的領域，祇有個別的社團的努力，成效有一定的局限。現在則是歷史上難得的契機，客家文化出現政府專責部會來發展，應該好好把握，不可妄自菲薄。客家公共政策須有全球視野，祇有引入全球視野的文化多樣性，互相援奧，發揮特色，才能超克過去客家人逐漸隱形，日益暗淡的命運。同時客家人既有此特色，則應以此特色貢獻在地文化，增添本地文化的色彩。